

板桥集战斗

——豫皖苏边区反“扫荡”战斗的一次重大胜利

■张 馨 李 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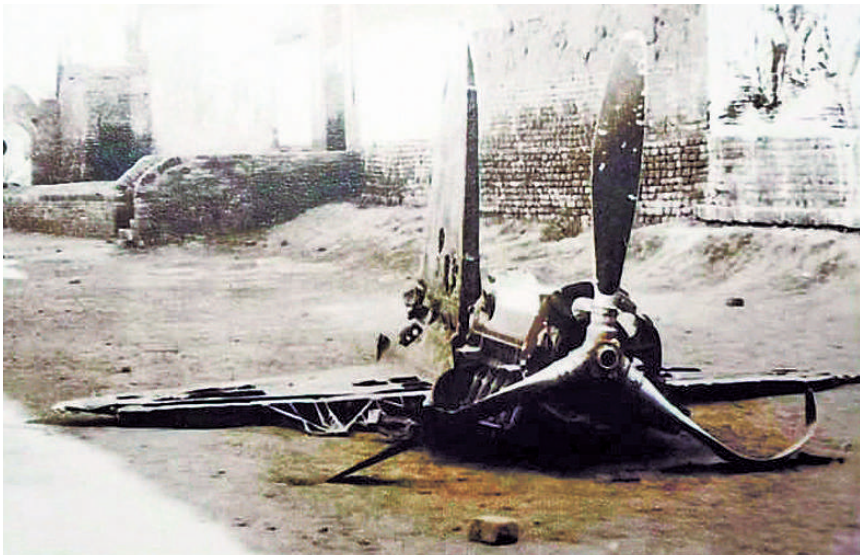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将主力用于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妄图实现由“点、线”到“面”的占领和“以战养战”图谋。1939年11月，国民党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民族大义为重，运用“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极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反共的主要矛头从华北移向华中。1940年3月，国民党颁布进攻新四军第6支队的指导方案，命国民党军“进出于涡阳、永城、夏邑、宿县、萧县附近”，驱逐彭雪枫部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北地区，肃清当地新四军。1940年3月至6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连发指示，要求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由黄克诚亲自率领，从华北南下华中，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师，实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协助彭雪枫巩固豫皖苏“这一极端重要的抗日战略地区”。

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整编力量，协同作战。1940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黄克诚率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共1.2万余人南下豫皖苏边区，于6月20日到达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会师。7月，这两支隊伍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纵队辖4个旅，即第2旅（原新编第2旅第5、第6团），第4旅（原第344旅），第5旅（由新四军第6支队第1、2团组成），第6旅（由新四军第6支队第3团及第1、第3总队缩编成的两个团组成）。

第4纵队编成后，大大增强了豫皖苏边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力量。第4旅前身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6个主力旅之一，参加过许多关键战斗，纪律严明，作风顽强。第5、第6旅由原新四军部队改编。这些部队相互间比学赶帮，在纵队首长指挥下，协同作战。第4旅在第5旅配合下，巩固扩大了淮上地区，使涡河、淮河之间的怀远、凤台、蒙城等敌占区很快成为豫皖苏边区的组成部分，加强了八路军向南与新四军第4支队的联系。与此同时，第5、第6旅继续在涡河以北战斗，豫皖苏根据地建设呈现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八路军第2纵队和新四军第6支队虽然合编时间较短，且部分力量很快赶赴皖东北创建抗日根据地，但这一战略行动意义深远。它不仅有效遏制国民



板桥集战斗中我军击落的日军飞机残骸。资料照片

党顽固派对华中地区的进攻，巩固了豫皖苏根据地，更实现了八路军与新四军在华中战场的战略协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立了典范。

未雨绸缪，料敌在先，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八路军第4纵队在敌后英勇作战，被日伪军视为眼中钉。纵队首长判断敌军很快就会大举来犯，于是动员根据地军民加强防御，练兵备战。

1940年10月下旬，第4纵队第5旅旅长滕海清率旅机关和警卫营进驻板桥集。板桥集是蒙城县东北部的重要集镇，此地商贸繁荣，交通便利，宿（县）蒙（城）公路穿街而过，是连接淮上、萧县、宿县、永城等根据地的枢纽。板桥集四周筑有高大的寨墙，墙外环绕两多宽的寨壕，壕内布满鹿砦等障碍物，南、北、东三面都有砖砌的寨门炮楼。滕海清率部到来后，发动军民加固工事，利用寨墙修筑了许多火力点，并在集镇周围修筑了四通八达的“抗日沟”。

11月16日，驻徐州、蚌埠、宿县之日伪军共5000余人，在飞机、坦克、汽车的支援配合下，分路西犯涡阳、蒙城等地。国民党驻军闻风丧胆，迅速向太和、阜阳方向溃逃。获悉敌情后，第4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判断，沿宿蒙公路西犯之敌必攻板桥集，便令滕海清部在板桥集组织防御，阻击来犯之敌，支援友军。接到命令后，滕海清令第10连坚守南门到西南角炮楼一段，第11连防守北门，第12连坚守东门至东北角炮楼之间，第13团第1营作为预备队在板桥集西北待命。此外，我军还提前在板桥集

东北和北面布设两道警戒阵地。各部抓紧时间加固工事，准备迎敌。

不畏强敌，连续作战，以弱胜强。11月17日8时许，日伪军1500余人沿宿蒙公路向板桥集扑来。待敌先头部队抵近时，我警戒阵地上的战士突然开火。敌军猝不及防，被打得人仰马翻，队形大乱。

成功迟滞敌军进攻后，警戒阵地上的设伏部队迅速撤回板桥集。很快，敌军大部队赶至板桥集东门，并沿寨墙向西运动，展开攻击队形，从东、北、南三面对板桥集形成半包围态势。危急时刻，滕海清前往一线，号召大家发挥近战优势，狠狠打击敌人。战士们深受鼓舞，誓死抗敌。

10时许，敌军兵分两路，在炮火掩护下，从板桥集东南角和南面发起进攻。我军指战员沉着冷静，待敌靠近寨墙时，将成包的炸药和数百个集束手榴弹快速投入敌群，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死伤无数。敌后续部队又连续发起多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13时许，日伪军调整后发起更疯狂的进攻，子弹、掷弹筒炮弹雨点般落在第5旅阵地上，架数敌机对板桥集轮番轰炸扫射。少数敌人趁机越过寨壕、爬上寨墙，企图突破防线。危急关头，5旅指战员奋力反击，与爬上寨墙的敌人展开肉搏。激战至黄昏，我军守住了防线，打退了敌军一次次疯狂进攻，敌人死伤惨重。

敌军不甘心失败，增调部队，企图包围板桥集。滕海清考虑敌众我寡，且我军苦战终日，粮弹消耗很大，伤亡不

断增多，若被敌包围，必陷入被动，遂令部队趁夜撤出战斗。

随后，我军撤到板桥集西北的大赵家，与作为预备队的第13团第1营会合。就在部队吃完晚饭，准备向曹市方向转移时，第4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谢白浪率特务团赶到，传达上级指示：特务团配合第5旅坚守板桥集。滕海清与谢白浪商量后，决定趁敌立足未稳，夜袭板桥集。

23时许，我军回到板桥集外，决定特务团2个营从东面、第5旅2个营从西面，同时向敌发起进攻。当晚，敌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疯狂向外射击。我军发起多次猛烈进攻，却始终无法攻入城内。为保存实力，滕海清决定部队在拂晓前撤出战斗。

18日拂晓，集结在南坪集的1000余名日军和2000余名伪军兵分两路，一路经芦沟集、赵集、唐南集向小涧进犯，一路经双堆集、陈集、王集向双涧进犯。刚从板桥集撤出战斗的第5旅2个营突然遭遇向小涧进犯之敌。滕海清立即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乱作一团，坦克到处横冲直撞，低空飞行的敌机也匆忙拉升。我军指战员如猛虎下山，怒吼着杀向敌群。战至10时，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向涡阳方向败逃。与此同时，向双涧进犯之敌，也在王集与特务团遭遇。交战中，特务团不仅击毁敌坦克、汽车数辆，还击落1架俯冲投弹的敌机。

连遭打击的日伪军选择放弃板桥集，在飞机掩护下快速南窜，占领已被国民党军放弃的蒙城、涡阳。我军立即展开追击，痛歼南窜的日伪军。11月19日，进犯涡阳、蒙城的日伪军全部撤回宿县。

这次战斗，八路军第4纵队第5旅面对数倍之敌，不畏强暴，奋勇拼杀，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大规模“扫荡”，赢得豫皖苏边区反“扫荡”战斗空前的胜利。事实证明，在敌后平原地带，不仅可以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可以战胜强敌。这场胜利鼓舞了豫皖苏边区的军民民心，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和污蔑，使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史说新语



汉朝时期的抛石机（模型）。资料照片

力量代替人力拉动砲梢的力量。“回回砲”就是在砲梢一端配置重物，如一筐石子、一块大石或一块重铁。发射重物前，士兵先将重物提起，在收到发射手令后，同时松劲或松动物牲畜拉动重物的绳子，让重物猛地落下，撬动砲梢将重物抛出。这样所获得的抛射力量要远超传统抛石机所提供的力量。元十年正月，元军以“回回砲”攻樊城，一举告捷。紧接着，元军在襄阳战役中同样使用该砲，一发命中襄阳谯楼，随后攻克襄阳。僵持近6年的战役，在“回回砲”出现后的几个月内彻底改变战局。

明朝以后，火炮成为主要的攻守城器械。抛石机逐渐退出战场，至清朝已完全被火器所替代。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飞石流陨敌胆寒

——中国古代攻守城器械之抛石机

■曹 波

攻城作战中，攻城方不仅需要消灭守城方有生力量，还需摧毁其城墙及守城设施。由于弓箭等兵器难以摧毁坚固工事，在火药问世前，古人发明了一种重型远程抛射类攻城器械——抛石机。抛石机可用于攻城作战，也能用于守城反击，是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攻守兼备型器械。

在古代，抛石机又被称为抛车、发石车、发石机，在一些史料中也被称为“砲”。抛石机通身为木质，其砲架两支柱间横置一个可以转动的轴，砲轴上安装名为砲梢的长杆起到杠杆作用。只有一根木杆的称为单梢，设多根木杆的叫多梢，砲梢越多，可以抛射的石弹就越重、越远。砲梢作为抛石机的关键部件，所选用的木料需经特殊加工，使之既坚固又富有弹性。砲梢长臂末端系有皮窝，内盛石弹等抛射物，短臂末端系绳索。小型抛石机配置10根以下的砲索，大型抛石机可多达百条以上，每根砲索由1至2人拉拽。抛掷石弹时，先由1人瞄准定放，之后若干拉索人同时拉拽砲索，皮窝内的石弹随即被迅速抛出，其射程近则数十步、远则可达数百步。

抛石机相传发明于周朝。这种器械结构简单且取材方便，攻城方通常只需携带几名木匠和设计图纸，就能在战前快速完成制作。其最大问题是需要将砲架固定在地面或埋入地下，导致整体机动性较差，在架设时容易遭受攻击。至汉朝，抛石机的基本形制始终未有重大改进。东汉末年，古人通过在底

座加装轮子的方式实现技术突破，使其具备移动能力。这一改良在官渡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当袁绍军采用楼船上山战术箭袭曹营时，曹操紧急命人赶制出数百辆带轮抛车（因其发射时声响如雷，故得名“霹雳车”），反击袁军。这些机动抛石机不仅成功摧毁敌军工事，更成为改变战局走向的重要装备。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将抛石机与运载工具相结合的新型兵器。比如将抛石机安装在车上的“拍车”，或将抛石机搭载于船上的“拍船”。如此一来，极大提高了抛石机的机动性和部署的广泛性，使其成为当时的重武器。这种复合设计使原本笨重的抛石机获得前所未有的机动能力，既能在陆地快速转移，又可在水战中使用，大大扩展其战术应用范围，使其成为当时最具威慑力的重型武器装备之一。

唐宋时期，抛石机的种类更加丰富，体积显著增大，威力也随之增大。这一时期，抛石机大致可分为轻型、中型、重型三种。轻型抛石机由两人操作，可发射半斤左右的石弹，主要用于近距离作战；中型抛石机需要40至100人负责拉拽砲索进行抛射，石弹重量可达25斤，射程为80步左右；重型抛石机有五梢、七梢，需150至250人拉拽砲索发射，石弹重量在70至100斤左右，射程为50步左右。

抛石机的瞄准方法在宋朝发生转折性变革，由直接瞄准法变为间接瞄准法。宋朝以前，士兵操作抛石机时，都是先将底座对准目标，由瞄准手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敌狼狈败退，我军乘胜追击。

大通镇地处安徽省铜陵县境内，作为长江南岸水路交通枢纽集镇，国民党军在此设立军用码头和仓库。第三野战军第21军第61师成功突破长江天险后，即命183团5连前往大通镇执行警戒任务，为后续渡江部队提供掩护。5连抵达大通镇后，立即占领码头，肃清残敌。

4月22日7时许，敌军1艘铁壳炮艇在上游被我炮兵击伤后，沿五步沟向大通镇驶来。5连哨兵发现后，立即向连队报告。连党支部研究决定迅速占领阵地，伏击敌舰。

5连将3排、2排和1排从左至右依次部署在惠中村江岸一线，隐蔽占领阵地。连属4具掷弹筒配置在1排阵地，所在营里配属的60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配置在2排阵地，均由连直接指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8时许，未察觉危险的敌舰驶向我伏击区。5连指挥员沉着冷静，待敌艇完全进入伏击圈中心水域后，立即下令全连火力齐射。突如其来的攻击令敌军陷入混乱，纷纷躲进舱室。交战中，我军迫击炮击中敌艇艏部。当发现码头已被我军控制后，敌军只得驾驶受损炮艇慌忙逃窜。见状，副连长立刻率1排沿江追击，2排和3排紧随其后。

1排追至大通镇东边时，被一条宽60米、深8米的河流所阻。我军动员了一艘停泊在岸边的木船用于渡河。鉴于木船运力有限，为把握战机，部分水性娴熟的战士果断泅渡过河。

登岸后，官兵发现敌艇因艏部中弹下沉，行驶缓慢，立即加速追击。在大通镇以东约4里处，我军凭借“铁脚板”终于追上敌艇。冲在前面的1排率先越过敌艇，抢占有利阵地，以密集火力阻击敌艇前进。该排一名射手精准命中敌艇排气管，导致敌艇失衡向北倾斜，在江面失控打转。1排随即展开政治喊话，多数敌人军心动摇，唯艇长仍犹豫不决，驾驶炮艇继续缓慢东移。5连指挥员命令1排排长率9名水性好的

战士实施武装泅渡。当突击队逼近至30米左右时，敌人突然开火顽抗。岸上的5连官兵立即以全部火力压制，掩护泅渡突击队。在我军猛烈攻势下，敌人斗志崩溃，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军战士如蛟龙般逼近。突击队员抵近敌艇后，立即投出手榴弹开路，继而迅速登艇控制舱口，并重申我军优待俘虏政策。最终，走投无路的残敌缴械投降。此战，5连俘敌近40人，缴获1艘铁壳炮艇、2门机关炮、11挺轻重机枪及一批弹药。战后，5连被授予“一等战功连”称号。

『铁脚板』俘虏敌炮艇

■沐 震 贾 昊

伊吾保卫战的军功马

■刘嘉宸 肖承栋

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矗立着一座背驮两只水桶、扬鬃奋蹄的战马雕塑。此雕塑纪念的是在伊吾保卫战中立下战功的一匹枣骝马。

伊吾，是哈密东北部的一个山城小县，四周高山围绕，地势险要，交通闭塞。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第16师第46团1营2连奉命到伊吾开荒生产。眼看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壮大，藏匿此处的叛匪准备以这一带山地为据点，发起一场武装叛乱。他们秘密切断电话线，破坏交通，裹胁县城的居民。3月29日，数倍于我军的叛匪向伊吾发起突袭。

在没有群众、没有后方、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2连官兵在伊吾的北山主峰、南山、拦河坝、军需补给站、粮仓等地与叛匪展开激烈战斗。尤为严峻的是北山主峰阵地，这里地势险要、道路难行，叛匪在此构筑了严密的火力封锁网，严重威胁我军补给线，其中水源补给问题最为紧迫。

起初，战士们用军用水壶往北山主峰送水，但常遭叛匪袭击。后来，连队赶制出两只大水桶，让骆驼驮水上山。但骆驼体型庞大、行动缓慢，成为叛匪的活靶子，惨遭射杀。

几次送水失败后，连队决定由战士吴小牛牵着一匹训练有素的枣骝马沿崎岖的山沟向主峰送水。出发后，途经开阔地带时，吴小牛就拉马快跑；走到隐蔽地带稍作休息后，继续往山上爬。枣骝马很通人性，当遭到叛匪射击时，它就随吴小牛就地卧倒。过了一阵，当北山主峰响起密集的枪声

时，吴小牛轻拍它一下，它好像明白是自己部队火力掩护，便一跃而起，以最快速度冲上北山主峰，顺利完成第一次送水任务。

在完成几次送水任务后，枣骝马开始单独执行任务。黎明或黄昏，每当吴小牛给它驮上水桶，轻拍一下它的头顶，它便心领神会，出发上路。途中，为了搅乱敌人视线，它还变换出一些假动作，有时侧着走，有时倒着走，有时甩摇着尾巴走。当它感到处境危险时，便会发出“唉儿唉儿”的嘶鸣，请求北山给予火力掩护。在快要接近北山主峰时，它又会轻轻叫几声，似乎是告诉阵地上的官兵：“不要误会，是我送水来了。”这匹枣骝马像一名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时而卧下隐蔽，时而跃起疾驰，灵活地穿越叛匪的封锁线，将水和物资安全送至北山主峰阵地。

在长达40天的伊吾保卫战中，这匹枣骝马数十次完成危险艰巨的送水、送粮、送弹药任务，为战斗的胜利作出特殊贡献。

战斗结束后，部队为枣骝马记三等功一次。在庆功大会上，连队官兵将一束大红花系在它头上，把一块红布披在它身上。上级还明确指示，军功马不作退役处理。1967年，这匹枣骝马老死于伊吾，连队官兵将它葬于北山主峰下。1988年，中共伊吾县委、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匹军功马，在县城西边的圆盘山上建起一座大理石军功马雕像，并立“军功马纪念碑”以志纪念。



伊吾县圆盘山上的军功马雕塑。资料照片